

秦树中：致那台冷酷机器与仍在喘息の同胞



2024年6月4日，秦树中在纽西兰的奥克兰参加纪念“六四”35周年活动。（受访者提供）

更新 2025-07-02 5:37 AM 人气 30 标签: 聋哑母亲, 冷酷机器, 褥疮, 莫须有, 严打, 深井, 新土地, 公道, 逃亡, 秦树中

一 我为什么必须开口

我出身河北辛集，一个聋哑母亲把我们四兄弟拉扯大。

1983年，中共“严打”浪潮下，我的大哥——身高一米九八的善良青年——被以“莫须有”罪名枪决，生命永远停在21岁。

40年后，2023年，母亲骨折住院，本可凭一个充气床垫免于褥疮，却被医生一句“那没用”拒绝；83岁的老人带着破溃生蛆的伤口离世。

卫生局长、我的昔日同学，拍板赔偿一万元，说：“到头了。”

我把血书与病历攥进背包，连夜逃离祖国——为了活命，也为了留下证词。

今天，我站在太平洋彼岸写下这封信：既写给掌权者，也写给仍在尘土里咬牙的同胞。

二 对“恶政”的一句话

你们用“维稳”掩盖杀戮，用“公卫（公共卫生）”遮掩草菅（人命），用“发展”稀释贫穷。

你们可以枪毙一个青年、堵死一张充气垫的入口，却堵不住14亿人迟早要问出的三个字：为什么？

为什么打着“严打”旗号，一纸判决就收走21岁的性命？

为什么40年后，一张最低成本的防压疮垫也强过老人生存尊严？

为什么赔偿比一餐公款酒局还少，却被说成“国家仁慈”？

当答案只能是“体制需要、维稳需要”，那便证明：你们塑造的是一台吞噬人命的人祸机器，而非护佑人民的国家。

三 写给被机器碾压却仍沉默的你们

我的二哥曾为那家中医院送上一面“医者仁心”锦旗；

我的老同学在卫健局签字“到头了”；

隔壁病床的家属拍马附和：“别闹事，给钱就成。”

我用逃亡换来的清醒告诉你们：

锦旗不会让药效更好，只会让责任更远。

息事宁人不会减少灾难，只会让下一张病床更快陷落。

当沉默被当成顺从，顺从者就会被当成牲口。

请记住：

今天你闭口，明天轮到你身边的人；

今天你低头，明天连抬头的脖子都保不住。

四 写给仍在坚持的你们

有护士暗中告诉我病号分级；

有律师愿意在深夜帮我扫描病历；

有人把我写的文字转到被严密监控的微信群。

正是你们，让我相信：

黑夜再厚，也挡不住人的体温彼此传递。

请继续——

按法律拍照、取证、存档；

按良知记录、传播、声援；

即使一次只救下一张床垫、一个病人，也足够撕开沉默的幕布。

五 我能做、你们能做、人人都能做的三件小事

写记录：枪声、病单、外卖票据——任何细节都可能成为真相的拼图。

问“为什么”：面对推诿，别怒吼，也别退缩，只反复问：依据哪条规定？为什么不能？！

守边界：拒绝用感激替代合同、用锦旗替代责任；公正之下才谈温情。

六 结语

我母亲走得无声，大哥倒下时也无声；

我愿把他们的无声写成一把锤——

敲在这台机器最脆的齿轮上，也敲进每个仍有脉搏的胸膛里。

如果有一天，你终于敲响医院、法院、政府大厅的录音键；

如果有一天，你拒绝给“不作为”献上锦旗；

如果有一天，你发现自己不再害怕问“为什么”——

那么，我在异乡夜半的泪水，就不算白流。

写信人：

秦树中

2025年6月30日于奥克兰·冬季阴雨

—

附诗：《儿啊，娘想跟你唠唠》

我这一辈子，天生听不见人声。

别人在院口嚷嚷、庙里敲鼓，我只看见唇在动、灯在晃，耳边一直是静的。

小时你们兄弟围着我拍肩膀，我猜你们想吃什么、要去哪儿；

猜对了，你们拍手；猜错了，你们急得直跺脚，我就摸摸你们头，再猜。

咱家穷，好在你们懂事——

大哥高高的，一张嘴就替娘说话；

你淘气，偷走梳妆盒里的零钱，也没叫娘恼，心想：孩子嘛，手痒一次就记住了。

后来，大哥穿新军装走了，娘看着他背影，感觉像燕子钻进云里，再没飞回来。

你回家说，他……娘没听到枪声，只看到你抹眼泪——

那一晚，灯油点到见底，窗纸被风扯得哗啦啦，我知道天塌了：

可娘耳里一片静，静得像深井，再大的雷也传不进来。

我只摸着你的肩膀，让你别跪太久，膝盖要留着走长路。

老来我住进养老院，腿脚慢，心里念的还是你们几个。

骨折进了医院，你从北京奔回来，喂我粥、翻我身；

我看见你眼圈通红，却没法告诉你，

压在背后的灼痛，比耳朵听不见还难熬。

医生摆手，我没听懂；

你女儿提充气垫，被拦回，我也没听懂。

那张普通床垫像硬板，把我一点点压进黑夜。

可我还是不怨——

不是不知道疼，只是怕你更疼。

我看着你守夜的背影，想：

只要你在，疼也不算什么。

只要你以后活得挺，娘在不在，都不算什么。

那天夜里，我看见窗外月亮，像咱家旧油灯的火苗。

我伸手想摸，却浮起另一盏灯——

那是你此刻握在手心的光：

写字、奔走、据理力争，用自己的声音替娘说话。

我听不见，可我看得见：

那光一点点亮过田埂、亮过病房、亮到你如今栖身的新土地。

儿啊，别再怪当年偷钱的自己，也别再跪着背负我的痛。

娘已经把那张硬床、那年枪声，一并交给土地；

剩下的，是你要抱紧的生活——

早起喝碗热汤，记得垫层柔软的褥子；

有人把人情当生意，你就把公道写进字句；

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

娘在静里，也听得见。

——你那永远听不见，却一直看着你的娘

注：秦树中的母亲一生聋哑，母子没有什么话语，都是手势、比划、表情。

2023年1月，中共突然解除疫情封控，很多年老体弱的人感染住进医院。秦树中的母亲扛过了疫情，因为脚踝骨折住进医院。孙女跟医生说，家里有充气床垫，给奶奶用上。医生粗暴拒绝，结果母亲在病房里发生了褥疮，被褥疮夺走了生命。

责任编辑：李仁真#